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或tk1902617@gmail.com。

又見橫頭嶺

□吳偉平



「天鴿」剛走，「帕卡」又來，香港的二〇一七年八月是多風之月，一周中掛了兩次八號風球，停工停課。風災過後，我們的家園一片狼藉，到處是斷枝殘葉。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上也常常懸掛着「紅色風暴」的八號風球，風暴過後，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同樣是一片狼藉，到處是恐懼的裂痕，也是「斷枝殘葉」遍地。當時我正在潮汕平原一個叫沙溪的小鄉鎮讀小學，小鎮邊上就是橫頭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我還在課室裏上課，突然有老師叫我出來，對我說剛接到「治安指揮部」的通知，要我去給母親「送飯」。在「砸爛公檢法」的年代，社會秩序由當地民兵組成的治安指揮部維持，是「群眾專政」的具體體現。落到指揮部手裏的除了地、富、反、壞、右這些傳統的「敵人」以外，還有一類就是曾經當權的「走資派」。民兵抓的人，送進臨時看守所就成了「犯人」。要我給母親送飯，那一定是她已經被抓，按照當時當地的邏輯和習慣做法，給犯人送監飯是犯人家屬的義務和責任，就像犯人被槍斃了，交子彈費也是家屬的義務和責任。因為當時無處不在的政治氣旋，我們一直頂着紅色風暴的三號風球勉強度日，但送飯的命令就像八號風球，使我的學生生活從那一刻開始戛然而止。

當天一波三折的經歷終結了一個小男孩的童年。用劫後餘生的智慧再審視，可以說小男孩那一天的磨難是他的成人禮，而無言的觀禮嘉賓就是橫頭嶺，一個幾百年如一日，坐在山村小鎮邊上冷眼看人間的「土地爺」。

一波，是「文革」期間群眾專政的風波，三折之一是小學所在地沙溪到母親被抓的一個鄰村，叫仁里。母親從執政黨幹部到階下囚，成了群眾專政的對象，這種從天堂到地獄的突變，對任何人來說都如致命重拳，更何況最先承受如此重拳的只是一個正在念小學的小男孩！橫頭嶺遠遠看着小男孩拿着飯碗跌跌撞撞，深一腳淺一腳地從沙溪跑到仁里。就在進村前，快到村裏唯一的小舖子的時候，一個手臂上戴着紅袖章的民兵突然把他攔了下來。男孩抬頭一看，母

親就站在小舖子前面，身穿淺黃色外衣，頭髮有點亂，雙手被反綁在背後，身邊有兩個同樣戴着紅袖章的民兵，其中一個手裏緊緊抓着綁人繩子的另一端。母親聽到動靜，正轉過頭往這邊看，一見到兒子就露出笑容。男孩正想衝過去，攔着他的民兵一手捺住他的頭髮轉了兩圈喝叱：「別動！」一陣鑽心的痛，男孩倔強地抬起頭，淚眼中只看到母親已經在她身邊兩個人的推搡下轉過身去朝前走，背上有清晰的鞋印，那是逼跪的鐵證！跟五花大綁和紙糊高帽一樣，都是那個年代常見的符號。這鞋印帶給小男孩的衝擊和傷害遠比第一次讓人揪頭髮的痛楚來得強烈。

三折之二，從仁里到橫頭嶺背後的東山湖，一個從五十年代就開始為執政黨地區專署幹部服務的溫泉療養院。當初動工前，代表當地政府拍板劃出專用地的就是小男孩的父親。從一年前紅色風暴三號風球高高掛起的時候開始，這個當地的「頭號走資派」就成了勞動改造的對象，在療養院附近一個廢棄的農業中學幹農活，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和改造。小男孩天真地認為母親被抓，最重要的就是趕緊跑到東山湖邊上的農中告訴父親。眼中含淚一路小跑，快到農中時，碰上當地一個好心的老農民。

民風淳樸的沙溪村民都知道，這個外來的父母官親民，為當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實事，屬「好人」一類。有一次還深夜專門打電話到縣委，要求派車把村裏一位難產的婦女送到縣醫院。在沒有救護車、缺醫少藥的年代，這種救

命的事傳得極快極廣。老一輩村民搞不清什麼叫政治覺悟，就認好人壞人這麼一個簡單的準則。一看小男孩跑到山後來就知道他要去找父親，老人搖着頭對小孩說：「小鬼你這麼傻，你爹今天一早也給抓走了。」當天的抓捕行動是當地紅色風暴從三號風球到八號風球的轉折點，接下來是一場接一場的「萬人批鬥大會」，這些「革命委員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戰略部署，一個「狗崽子」小學生，又如何能知道？小男孩聽了老人的話，知道他是好心指點，掉頭就往金石鎮的方向跑，心中最後的救命稻草是正在該鎮上中學的哥哥姐姐，這是成人禮一波三折的最後一折。

金石鎮屬另一個公社，二哥三姐在金石中學上中學，每天一早走路上學，下午回家。冷眼注視着山後農中到金石鎮之間這段山路，還有路上像沒頭蒼蠅一樣往前撲騰的小男孩的見證人，除了默默無言的橫頭嶺，還多了一個疲倦的午後斜陽。從早上得知要送監飯開始到現在，小男孩身上的汗水濕了又乾，乾了又濕，滴水未進，帶給母親的飯也連飯帶兜在頭髮被揪的時候不知道丟哪兒去了。見到媽媽含淚帶笑的臉可說不上話，跑了幾里路連爸爸的影子都沒見着，現在遠遠看到從金石方向過來的哥哥姐姐，心理瀕臨崩潰的小男孩一下子衝

上去抱住兩個親人，憋了一天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緊閉了一天的嘴巴帶着哭腔說了一句：「爸媽都被抓走了！」就這麼幾個字，用盡了小男孩身上最後的一絲力氣。

四十多年過去，又見橫頭嶺。某個五月十三，當年的小男孩已年過半百，人生軌跡也因求學和命運的眷顧而劃過五大洲。我帶着妻子和一對兒女在橫頭嶺後的東山湖溫泉度假村，即是當年的地區專署東山湖療養院。坐在酒店四樓的觀景房陽台，觀的就是以前老爸接受勞動改造時住的農業中學。「文革」後期父親被「解放」後，離開農中到了幹校，在組織的照顧下又回到東山湖，這一回是以幹部的名義進去療養了半年。時過境遷，這一方水土現在已經成了開發區。本來就只剩廢墟的農業中學，在三平一整的過程中又回到土地的原始狀態。

夜已深，年過古稀的父母已經就寢，陽台上坐着當年的三個小孩，現在都各有自己的家庭，天各一方。難得在這「家難日」重回橫頭嶺，坐在一起，手拿啤酒，面前是石螺甘魚春菜等家鄉小菜。我們回憶起家難後長達一年，擔驚受怕的半孤兒日子。其中最難忘的，是我們與橫頭嶺之間的不解之緣，到嶺上找枯枝乾葉，那是我們煮飯的柴火，在嶺後的野池塘裏抓小魚小蝦，那可是我們難得的營養品！沒父沒母的這一段「野外求生營」經歷讓我學會了如何紮緊褲管防蜂防蛇，如何用小葉桉樹葉防蚊，如何才能把腿上吸飽鮮血的螞蟥整個拉下來而不是拉斷……

身後的橫頭嶺，不知道是否認出陽台上的這個人，就是當年路上的那個小男孩？已經熟睡的一對兒女，正是當年小男孩的年齡，又是否知道他們何其有幸成長在今天？一個不用經歷他們父親那樣的成人禮，一個精神家園中沒有八號風球的世界，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世界！（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定稿，香港中文大學吐露東齋）

· 吳偉平，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語言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所長。作品散見於廣州《羊城晚報》、北美中文報紙雜誌、香港《大公報》、《明報月刊》及網絡刊物。

廢墟上綻開的青春之花

□歐陽德彬

以前讀小說讀故事和細節，精彩的故事豐富自己的人生體驗，傳神的細節則給人美的享受。現在讀小說更加在意敘述視角和整體結構，試圖把握小說的建構，進而破解小說創作的密碼。莫迪亞諾的小說《廢墟的花朵》在視角和結構上別具匠心，閱讀的過程也是智力遊戲的過程。他的這本小說密道勾連機關重重，考驗讀者是否能夠披荊斬棘走出迷宮。

《廢墟的花朵》延續了莫迪亞諾一貫的碎片化風格，篇幅不長卻蘊藉豐厚。這本小說四萬餘字，在我國也就是個中篇小說的體量，但鮮有中篇能與之媲美。敘述者「我」已經人到中年，重返二十歲時呆過的巴黎蒙帕納斯區，試圖調查清楚當年那對年輕夫婦自殺的真相。「我」似乎是一名多愁善感的探員，奔走於咖啡館、旅店、酒吧、塞納河兩岸、香榭麗舍大街，到處尋訪與自殺事件相關的人，卻總是陷入自己的回憶與懷舊心緒中不能自拔。結果，調查徒勞無功，自殺事件依舊撲朔迷離，就連那些人是否存在過，也變成了不確定的東西。這時候，讀者才驚然驚覺，作家的敘述重心並不在於調查自殺事件，而在於追憶青春與故人，一份沉甸甸的懷舊湧上心頭。狡黠的莫迪亞諾給這本書設置了一個偵探小說的外殼，內裏卻是更加深刻與永恆的人性。

在這本小說中，巴黎依然是莫迪亞諾的精神原鄉。藝術家聚居的塞納河左岸，薩特和波伏娃聚會的花神咖啡館，聞名世界的香榭麗舍大街……這些地名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承載，何況莫迪亞諾又用情節的絲線將它們妙手勾連。那些來歷不明的人物，

便幽靈般遊走在這些古老的場所，將亦真亦幻的故事留在身後。「我」多年後歸來，已經物是人非，城市如同廢墟，只有那一抹青春的回憶，宛若廢墟上的花朵。

大多數歐洲文學中的人物都有明確的出身，都在一長串的家庭譜系中佔有一個確切的位置，而莫迪亞諾的小說充斥著來歷不明的人。「我」和其他小說人物一樣，也沒有明確的身份。長篇小說《暗店街》寫的就是「我」對自己身份的尋找，《廢墟的花朵》則通過探尋父親的身份來獲取自己的身份認同。再如本書中的流浪漢帕切科，連名字都是冒名頂替，謊稱在法航工作，最終留下一個黑皮箱後消失在夜晚的迷霧中。從黑皮箱的信件中，「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隆巴爾，並且在咖啡館當侍應時接

待過那對自殺的夫婦。這時候，「我」從小說中跳出來，坦言自己是一名作家「我開始寫我的第一本書，僅僅因為那個我根本無法找到的人太神秘，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而且，「我」在尋找一個能替我的小說打字的女人。這種元敘事刻意消弭虛構和現實的距離，讓小說更加真假難辨。

這本小說的篇幅不長，可資玩味的東西卻太多，適合反覆閱讀。「我」的初戀女友雅克琳娜曾是公爵的情婦，並非道德意義上的好女人，但她的叛逆和活力讓多年之後的「我」追憶不已。還有「我」中學跳課到酒吧時遇見的丹麥女人，她簡單的一句「我來照顧這個小老弟」喚起多少隱秘的想像。這種審美格局和藝術視野遠遠超出基於道德宣傳的所謂「真善美」，讓人想起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莫迪亞諾小說中顯露出的人性不同於帶有「小農意識」烙印的人性，更接近一種普世的真實人性。

從《青春咖啡館》到《廢墟的花朵》，莫迪亞諾對逝水的青春抱有一種執念，顯示着法國文學浪漫多情的特質。作家用意識流的絲線把青春記憶的碎片連綴起來，創造了一個謎一樣的小說世界，就如譯者胡小躍先生在後記中所說「對於莫迪亞諾而言，世界就像一團亂麻，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理清它的頭緒，尋找彼此間的關係。」

· 歐陽德彬，文學碩士，曾在《鍾山》、《中國作家》、《香港作家》、《青年文學》、《西湖》等刊發表小說近百萬字。曾獲中國高校微文小說首獎，深圳青年文學獎等。



湯圓店

□周潔茹

不是元宵節，為什麼要吃湯圓呢？

所以有人帶我去吃湯圓，我覺得很不自在，但我還是去了，因為我很喜歡那個人。十七、八歲的時候，只要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什麼都可以。

一間小小的湯圓店，只賣湯圓，一個沉默的老奶奶，板着臉，都不笑的。芝麻湯圓和鮮肉湯圓，沒有第三種餡，也有小圓子，可可和白糖。

我要了白糖圓子，並不覺得十分好吃，只是煮熟了的圓子，澆上白糖水。家裏也做圓子，酒釀桂花圓子，酒釀和糖蜜桂花都是自己做的，我大概知道做酒釀的工序，浸過一夜的圓糯米，蒸熟，拌入酒醪，然後等待。頂要緊的是乾淨，溫度和時間。糖蜜桂花也是，自己採摘的鮮桂花，一層花，一層糖，壓得密實，玻璃的罐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層次。

我在想他為什麼要帶我來這間湯圓店，他是一個主播，他們都說他長相太好。你們一定是會分手的，我的朋友都這麼說。



我看着他，他在吃一隻鮮肉湯圓，好像挺開心，我也見過他因為要趕去讀夜校，冰箱裏的冷飯澆上番茄炒雞蛋，吃得又快又香。

後來我們分手，再沒有人帶我去吃湯圓，我獨自去了一次湯圓店，要了可可小圓子，不過是白糖圓子，多加一勺可可粉。

小小的湯圓店，很快就不見了。一個地方總有一個地方的習慣，不是元宵節，為什麼要吃湯圓呢？這個地方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我後來在香港，才知道湯圓還有花生餡的，蓮蓉餡的，紅豆沙餡的，可是我一直都不喜歡那些味道。香港人真的好愛吃湯圓，冬至吃湯圓，元宵節當然也吃湯圓，糖水店裏也常年賣着薑汁湯圓，糖不甩，沒有餡的水磨糯米粉大丸子，蘸了花生碎吃。旅途中認識的一對情侶，有一年來到香港，想不到請他們吃什麼呀，坐在滿記，要了糖不甩，那個姑娘連連地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他們回去以後結了婚，生了一個寶寶，聖誕節的時候寄來家庭照卡片，我就想起了他們，一個覺得糖不甩都很有趣的姑娘，他們的生活，肯定也會是很有趣的吧。

後來我想，我年輕的時候，那家小小的湯圓店，那些小圓子，其實也是挺好吃的。

· 周潔茹，作家，旅居美國九年，現居香港。著有《小妖的網》、《中國娃娃》、《你疼嗎》、《我們幹點什麼吧》、《島上薔薇》等。

老話題（外一首）

□房樹德

你說你的記憶
已是一座古堡，陳舊
危立於生死的邊緣

目光，透過渾濁
默默凝視那張
褪了字跡的尋人啓事，以及
蜘蛛留在網上的蚊蟲殘屍，還有
蟄伏在牆角的一具
木乃伊——

你說那是一個
永遠不想提起
只宜刻在墓碑上的老話題

……
漸漸
時光風乾了往日的沉重

一個清晨，平平淡淡
沒有原因，沒有先兆
老話題被你由牆角輕輕拉起，平靜
如講述一個傳說，似乎
傳說中的主角也不再是你

從此，老話題成了你的手杖
你扶着它走進黃昏，走進人生
那個再也沒有日出的夜晚

（我認識一位老人，多年的戰亂和政治風潮，令他受盡了折磨，但在晚年，他提起往事卻出奇地平靜）

三岔路口

童話與敘事交織成以往
牽掛的纏綿，無法馴服
歲月的匆匆，
獨自站在三岔路口
等待夢裏，一張熟悉的面孔

清明時節，氣象台翻攔了候鳥的行程
紛紛微雨，是杜牧的春裝
不單薄
也不臃腫

天很低，路很長
風送列子，還是列子御風？
相聚與揮別
又一次關山重渡
考問你我，如何命名
又一次沒有路標的遠行

日曆天天翻新
歲月走向疲勞
而今天，還是有你
輕輕對我說了聲：珍重

· 房樹德，報館文員，熱愛寫詩。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澳門報刊。